

仙门叛徒·魔界孽障·魂系前生·情牵今世

她到底是誰？  
她是意外到此的現代孤女，還是天女亭兮？  
如果她並不是亭兮，  
還能憑什麼感動魔君？憑什麼除臭氣，護正道？

QINGSHI  
MOJUN

同步发行

编辑短信8080发送至10086  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倾世魔王

转身 著  
ZHUANSHEN WORKS  
下  
QINGSHI  
MOJUN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情根种

第二卷

QINGSHI MOJUN





QINGSHI MOJUN

第十六章

惨遭毁容

水中有浮力，本就难以施力，但那人却有奇特本事，如履平地，下手利落。芜儿发挥初练的辟邪法，身子一震，强大气流四散，水波翻搅，抓着她的那人被震飞，游远隐匿。

“谁？是谁？！”芜儿厉喝，才刚张口，海水咕噜噜涌进她嘴里，声音难出。

那人藏在暗处，蓄谋不动。

一股说不出的危险气息弥漫在海之深处。芜儿心想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如果到了地面，她或许还有胜算。这样一想，她用力划臂，往上浮升。刚刚浮起一点，脚下突地绊住，她低头看去，发现是水草缠绕，将她的双脚牢牢捆绑。

拔出释心剑，她快速砍去，才脱困，眼前一只庞然大物正面游来，张着巨大的嘴，尖锐牙齿像小山般高，一口咬向她。

芜儿奋力击出一掌，银芒划亮水底，几乎刺瞎人眼，那只大怪鱼呜呜哀叫，摇尾逃了去。

险境环生，芜儿不敢怠慢，咻地游窜，破水冲出海面。好不容易重见天日，只差纵身一跃就能安全，这时脚底骤痛，似有尖物刺入。

那痛楚十分剧烈，夹杂诡异的酥麻感，芜儿头晕目眩，强撑着最后一点力气翻上海岸。

迷迷糊糊地躺着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她在迷蒙中看见一个人影。模糊的人影站立她身前，居高临下望着，眼光傲慢轻蔑。

“你是谁……”芜儿费力地出声。她刚才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，现在全身麻

痹，僵硬得无法动弹。

那人绕着她走，缓慢地，带着一种凌迟折磨的意味。

芜儿看见那人步伐异常，似是有一腿瘸了，心中顿时清明，不由苦笑，“洛菁菁，是你……”

“芜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洛菁菁半蹲下来，就近睨她，冷冷笑着，“你终于落到我的手上，这东海之滨是我叔父的地盘，谅你插翅难飞。”

“你叔父？”芜儿使力眨眨眼睛，逼迫自己保持清醒，“是了，你出生于南海，难怪……”

“当日你下蜀山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甘愿舍身成仁。”洛菁菁伸出一只手，用长长的指甲轻刮她的脸庞，慢慢说道，“我找你很久，没想到误打误撞在这里看到你。当年你心狠手辣，烧废我一条腿，这个仇，你说我应该怎么报？”

她手一顿，指甲深深陷入，硬生生划出一道血痕，冷笑道：“不如让我先毁了你的脸，再砍断你双腿，你觉得好吗？”

“洛菁菁，你敢！”芜儿怒喊，发出的声音却像蚊蚋，细微无力。

“我有什么不敢？你被我养的毒水蛭咬伤，三个时辰内气穴封死，就算你修成了仙法，也暂时受制。”洛菁菁笑容得意，眼中闪烁恶毒的光，“不怕告诉你，当我知道你被霁宸上仙收入门下，就开始养殖这种毒水蛭，心想着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。”

“当年是你意图取我性命在先……”芜儿一动不能动，想拿释心剑传声都困难。除非师父主动找她，否则她求救无门。

“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”洛菁菁笑容一变，怨毒地尖声道，“你再看看我！我永远都只能做个瘸子！这一切全拜你所赐！”

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芜儿感觉极困，死死睁大眼，硬撑着。

“我刚刚说过了。”洛菁菁抽出寒碧剑，轻声而阴冷地道，“我先毁了你的脸，看还有没有人愿意爱护一个丑八怪。”

手起剑落，啞一声，芜儿只觉脸上刺痛，温热的湿液流淌下来。

洛菁菁一手举剑，一边轻轻说着，“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还研制了一种毒粉，洒在伤口上可以令伤疤更加深刻，永生难除。不过你也不用害怕，既然你是霁宸上仙的徒弟，迟早是要成仙的，仙人可以变幻模样，大不了你以后不做芜儿，换个皮囊。”

芜儿合上眼，心知她不会放过她，还怎么可能让她活着离开？只是她死了，连累绯哥遭殃，更令大魔头平白占了便宜。

见她凌然闭眼，丝毫没有惧怕之意，洛菁菁陡然发怒，挥剑飞舞，在她脸上狠狠划了十多道口子。

芜儿紧紧咬住嘴唇，血淌入口，分不清是她自己咬破的还是伤口流下的。

“视死如归呢。”洛菁菁轻笑，语气阴森，扬手撒下气味刺鼻的药粉，不紧不慢地道，“接下来轮到你的腿了。三个时辰的时间，我慢慢玩死你，你应该没有异议吧？”

芜儿心中一片绝望，脸庞发出滋滋的细声，似乎是药粉落在伤口冒起一个个水泡，痛到极致，最后只剩下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当年为了萝卜，她煞气顿生，对洛菁菁下手很重，想不到老天因此惩罚她，要她不得好死。

她忽然觉得不甘心，她只不过有仇报仇有恩报恩，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遭此报应？！

胸口阵阵气涌，怒而急，仿佛一泓激流奔腾，亟欲汇向大川。

“从左腿开始，可好？”洛菁菁高举宝剑，轻悠悠地说。

阳光照得剑锋寒芒刺目，寒光一闪，对准芜儿的左腿劈下。

电光石火，芜儿体内霎时间爆发出两股力量，一正一邪，只听轰隆一声，她周身巨大气流爆出，沙滩生生被炸陷一个窟窿，细沙漫天飘扬。

沙尘如幕，朦胧的沙石幕中，少女满面鲜血，滴滴不止，眸底充血赤红，浑身散发惊人戾气，宛如炼狱修罗降临世间。

洛菁菁震惊发颤，猛退数步，仍觉不够，转身便逃。

“想逃？妄想！”少女冷然一笑，扬袖带起一阵狂风，含沙挟光猛然击去。

强劲的暴风将洛菁菁包围，洛菁菁惊恐求饶，“芜儿！放过我！看在我们曾同住一屋的情谊上，放过我！”

少女静立，冷冷道：“方才你怎么不念在旧日情谊上，让我死得痛快？”杀人不过头点地，阴毒地蹂躏至死，才是最残忍最无耻。

芜儿心底怒气一涌，单手拈诀，真火如龙盘旋飞腾，火光炎炎炽烈。

“不！不要烧我！”洛菁菁被困在暴风中，失声惊叫，“你已烧过我一次，难道你一点人性都没有了吗！”

芜儿的眸色一变再变，魔煞冰蓝之色渐渐淡去，衣袖一振，狂风卷起洛菁菁，倏地抛掷而起，再重重落下。

砰的声响，洛菁菁从高空摔落，恍恍惚惚间知道自己捡回了一条命。

“告诉我，我脸上的伤有什么药能治？”芜儿握拳忍住杀她的冲动，脑中天人交战，两股力量拉扯，像是两个声音在辩论，一人劝她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一人

说有仇不报非君子。

“没、没有……”洛菁菁颤颤抖抖地回答，“或者……你回去问你师父，也许他能治……”

“洛菁菁，你听好了。”芜儿闭目匀息，止住脸上滴滴的血，口中字字皆从牙关里迸出，“今日我放你一马，如果我脸上的伤治不好，你即便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。你划我多少剑，我就还你多少刀。滚！”

洛菁菁迅速爬起，一刻不敢停留，飞也似的逃命。芜儿爆发的力量很不对劲，眉心间隐隐有入魔的印记，太可怕了。从今往后她再也不敢找她报仇了。

芜儿伫立原地，轻抚面颊，手心沾染大片的血红。痛至麻痹，反觉悲凉——她毁容了，是不是丑陋的令人作呕？

一步步走向海边，她像一个自尽的人逐步深入海中央，慢慢沉坠了下去。

血丝飘散，艳红之色融入海水，蓦然绽起一阵红光。水光荡漾，海底一束赤芒照射上来，金光万丈。

芜儿循着那赤光游去，一柄龙形的长剑插在海沙里，她顺手一捞，竟轻易就握到手中。

“大胆妖魔，竟敢来我东海偷盗神器！”

喝声突起，一个玉冠束发的男子疾步而来，他的肤色极白，仿若上等的白瓷，眉目生得极俊，眼神正气而纯净。他每走一步，海水便退开一丈，让出一条宽阔平路来。

“你是？”芜儿攥紧赤龙剑。

男子见她满脸血色，伤痕累累，不禁一惊，随即回道：“在下东海龙王，龙朔。姑娘请放下神器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”

芜儿不吭声。

男子伸手就摸上她的脸，摸了半晌，也不抽离，就这么贴在她颊上，然后发呆出神，似在苦思办法。

芜儿感觉这人怪异，按兵不动。

两人僵立，保持着古怪的姿势，静止如雕像。

男子兀自想了会儿，抽回手，随意伸到一旁水幕里，洗尽血迹，开口道：“姑娘，是谁在你脸上撒了鳞毒粉？”

这男子身上没有一丝戾气，气息格外的干净。芜儿便坦白答道：“是南海的洛菁菁，不知龙王你是否认识？”

“菁菁？”龙朔吃惊，似觉匪夷所思，“是我侄女伤了你？你与她有何深仇

大恨，她竟下如此的重手？”

原来他们两人是亲戚。芜儿立刻退后一步，冷声道：“这么看来，我们是敌非友。龙王请动手，今日我若战败，任你处置。”

“姑娘别急。”龙朔微笑，目光诚挚而温润，“菁菁虽是我侄女，但她妄下毒手，实在令人痛心。姑娘，你是因为被菁菁所伤，怒而潜入海底偷盗神器以作报复？”

芜儿微怔，堂堂东海龙宫的主人竟然是如此善良之人？不问罪，不戒备？

“你能穿透结界，可见身负异能。你的血能触发神光，更是奇特。”龙朔思索片刻，想不出原因，也就不去自寻烦恼，含笑道：“姑娘，不如这样，你把赤龙剑还给我，我想办法替你治疗脸伤。”

说着，他倾身向前，一把抱住她。

芜儿再度僵住，悄悄抬起一手停在他背后。他若敢轻薄她，她就要他好看。他半搂着她，俯头凑上她的脸颊，轻轻吸吮起来。

“喂！你干什么？”芜儿恼怒，但隐约知道他似乎没有恶意。

“鳞毒已经渗入你的肌肤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”他含糊地回答，嘴唇在她的脸庞游移，轻吸轻吐。

她面上剑痕刻得很深，血水不时渗出，又经过毒粉腐蚀，已化脓流出浊水，恐怖脏污。他却全然不嫌污秽，亦无男女之防，好像做着一件天经地义的事，专注而细致。

芜儿有点儿尴尬，声音一缓，轻声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

龙朔替她吸净污血，用衣袖擦擦嘴边，露出一个笑容，隐有些憨厚，回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就当我替菁菁侄女赎罪。我已帮你吸出部分鳞毒，你只要在我龙宫住上十年八载，我一定能让你恢复容貌。”

“十年八载？”芜儿愕然。

“快则六七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既应允你，必定会言而有信。”龙朔笑意不减，温厚和气，手板一摊，摊在她面前，“先把赤龙剑给我，此神器阳气过重，你是女子之身，只怕有损你的身体。”

芜儿暗暗心想，这人若不是心思极为简单，就是心机极为深沉。她已经把神器拿到手，岂会轻易交出，他答应为她治疗，是表面上动之以情，实则借此威胁吗？

“你心中还是有怨气？”见她紧紧握着剑柄，龙朔也不强人所难，好言道，“你气色不妥，是否被菁菁养的毒水蛭咬伤？千万别动气，否则毒发起来你会很

痛苦。不如先随我去龙宫，我拿解药给你。”

他一厢好意，牵住她就走。

芜儿没有反抗，之前她强行冲破气道，无意间催发那股魔气，此时不宜再和人动手，就先静观其变。

龙朔领她去海底龙宫，并不担心她携神器逃脱。这里是他的地盘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深海中千千万万的虾兵蟹将一拥而上，法术再高明的修仙者也无法突出重围。

龙宫明亮堂皇，以海水之蓝为砖，水晶之透为壁，珊瑚之彩为梁，美轮美奂，剔透明澈。

芜儿站在似水非水的大殿砖面上，转头环顾，突然一愣，掩嘴惊恐。透明如镜的墙壁，映出她的脸，纵横交错的剑痕已经模糊不清，面上肌肤腐蚀败坏，就像烂掉的腐肉，一块块凸起，脓水四溢，丑陋狰狞。

这已经不是一张人脸，只能算是一坨烂肉。

“洛菁菁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”芜儿咬牙切齿，怒火挟着暴戾之气震得龙宫似晃动了一下。若她早前看见自己的脸，定不会放过洛菁菁。

“姑娘！别生气！”龙朔一惊，急忙安抚，“我说过，我可以治愈你，绝不是信口雌黄。”

“治愈我？你要我在龙宫隐居十年八年？”芜儿眸光如尖锐的冰刀，棱刺四起，恶狠狠道，“你分明是想软禁我，不必满口假仁假义。”

她愤怒滔天，手一挥，煞气激射，只听砰声大作，珊瑚柱轰隆隆倒塌，砸成碎片。

龙朔又是一惊，“姑娘，你切不可动怒，小心走火入魔。”

“入魔便入魔！这几年我从未杀生，茹素向善，但老天是怎么对待我的？修仙有何用！心慈手软只不过叫人欺凌！”芜儿狂乱挥袖，龙宫震颤，仿佛行在海上的船舰遇到风浪，颠簸摇晃。

“哎！哎！姑娘，你这是要毁了我的龙宫？”龙朔气恼踏脚，他脚一踏，龙宫便稳住，不再晃动。

芜儿眉心浮现一弯玄月，色泽诡谲，依稀绽放出幽幽魔光。此时她手里的赤龙剑发出嗡嗡鸣响，振动着即将飞离她的掌控。

龙朔眼光一滞，呆了呆。她盗取赤龙神器，不是意气报复，而是需要阳刚之气镇压体内的阴邪魔气？

芑儿右手被赤龙剑震得虎口发疼，眯眼看去，剑身萦绕赤光，宛如炽阳烈火，一股热气顺着剑柄侵入她的手心，窜入她的体内。

玄月魔印渐退，芑儿眼瞳的冰蓝色敛去，心绪亦平复了不少。

“姑娘。”龙朔察言观色，连忙递上一条蛟丝，“这个给你蒙面用。”

芑儿接过，蒙住脸庞，只露出一双凛冽的眼。她的心神还未完全静下，怨怒难平——这世上正邪划分得分明，邪妄者随心而活，放纵欲望，爱杀人便杀人，不受道义廉耻束缚，而正义者怜恤苍生，扫地恐伤蝼蚁命，即使被人欺上头来也要百般忍让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这一刻，芑儿心里产生了动摇。如果不是跟随师父修行三年，她怎么可能让洛菁菁毫发无损地离开？宽恕敌人，而自己受苦，难道这才叫正道？

“姑娘，你暂且在我这里住下。神器的事，我们慢慢商量，可好？”龙朔以和为贵，好声劝道。他自打五百年前从父亲手上接任了龙宫之后，从未和人动过手，在他的观念里，万事都讲一个理字，他真诚对待别人，别人必当还以真心。

芑儿僵硬地点了一下头。她就等绯哥哥恢复人形，再闯这龙宫。

龙朔十分好客，殷勤地带她去一间水房。这房间四面隔水，内里如陆地干燥，砖面和墙壁却是光透可鉴，他看看少女，好心地变了个法术，用巨大贝壳挡住水面镜，以免她照镜伤心。

芑儿就此住下，沉默寡言，龙朔知道她吃斋后，命龙宫水兵上岸找蔬果，照顾得体贴入微。他每天为芑儿治疗，毫不介怀污秽，替她吸出污血，再敷上良药。

“其实十年八年很快就过去了。”这日，他帮她清理完伤处，有些疲累，随意往地上蜷缩一躺，絮絮说道：“五百年前，我父亲母亲得道升天，剩我一人住在龙宫里，虽然海底热闹，但没人敢来和我闲聊，我一个人过了五百年，日子如白驹过隙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你是凡人，可能觉得十年很久，不过慢慢地你就会习惯了。”

芑儿坐在奇形怪状的晶石椅上，淡淡看他，并不搭话。相处久，她已经看出来，这人不是心机深沉，而是真的简单赤诚，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。

“哦，对了，也不是没有人来过。”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兴致勃勃地翻个身，撑着脑袋望她，道：“大约一百年前，霁宸上仙来过。”

芑儿听他提到师父，不由出声问：“霁宸上仙来找你做什么？”

龙朔直起身子，在地上盘坐，回忆道：“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，霁宸上仙位

列仙班，成名已久，怎么会来我这小小龙宫。他居然还知道我好酒，送了一坛蟠桃酒酿，我一直舍不得喝，改天搬出来与你共饮吧？”

他大概是太久没和人聊过天，非常絮叨，又啰里啰唆地讲了一通无关紧要的事，才入正题，“霁宸上仙在我龙宫小住三日，离去之前向我提出一个请求。他说他自己触犯天条，厚颜向我讨取东海冰心丹，希望我能赠他一颗。”

“冰心丹？有什么用处？”芜儿追问。

“东海冰心丹千年才能炼成一颗，并不是宝物，而是我们用来惩罚淫乱之徒的丹药。若是服食了冰心丹，一旦动情，就会冰气入心，寒彻心肺，是极苦极痛的感觉。”龙朔皱皱眉，困惑不解地道，“不知道是否霁宸上仙门下出了不肖弟子，他需要此物惩戒逆徒。我赠他一颗，见他无意多说，便没有追根究底。”

“一百年前……”芜儿低喃，师父索取冰心丹，恐怕是他自己要服用。那时亭兮师姐已逝，他依旧情根难拔，泥足深陷，故而想借助靠外力遏制。

好巧不巧，好死不死，这个时候释心剑飞出，一道遥远的声音传来。

“芜儿，你还未回霁月山，是否出了变故？”

“师父，我在东海龙宫做客。”芜儿心里慌了慌，朝龙朔瞥去一眼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“过几天就回去。”

龙朔咦了一声，喜道：“这不是霁宸上仙的声音吗？原来姑娘你是上仙的座下弟子。”

芜儿无奈扶额，糟了，这东海龙王口无遮拦，只怕会说出不该说的话。

果不其然，龙朔下一句就道：“霁宸上仙，在下东海龙王龙朔，不知上次的冰心丹可有发挥效用？若是需要，在下可以再相赠一颗。”

释心剑静静停放在芜儿手中，一时没了声响。

芜儿轻咳两声，转移话题，道：“师父，我已拿到赤龙剑，但龙王留我做客，不让我走，这如何是好？”

龙朔正想出口解释，芜儿一眼横过去，带着冷冽霸气，他撇撇嘴，委屈地收声。

霁宸的声音缓缓传来，“龙王殿下，我徒芜儿斗胆潜入东海，是为镇压体内异气。不知殿下是否放心让我暂时保管赤龙剑，等到我徒异样消除，自当完璧归赵。”

龙朔为难地看了看芜儿，唔唔两声。

芜儿哭笑不得，道：“你开口吧。”

龙朔欢喜地笑起来，冒出一长串话，“霁宸上仙，冰心丹对修行有害，如果你已经惩治了那个犯错的弟子，我给你一颗还心丹，免他受苦。至于赤龙剑，它属火，与我东海之水相生相克，百年来才能相安无事。芜儿姑娘带着它回去，只怕承受不住它的刚烈之气，暴毙于半途。”

霁宸忽略他前一句话，回道：“无妨，芜儿体内阴邪之气可与赤龙阳气相抵，不会有事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龙朔思索了会儿，瞅瞅芜儿，道，“那就由我护送芜儿姑娘回去吧，以防途上生变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，有劳龙王殿下。”霁宸客气回话，释心剑响起一声轻鸣，他的语音极快速的消失。

芜儿摸着释心剑，心忖，师父好像有点局促，是怕龙王再提冰心丹？他已冰封自己的心百年，可是似乎效用甚微，他仍忘不了亭兮。感情经不起压抑，越压抑越沉积，总有一日要爆发，是这样吧？

龙朔从地上爬起来，白瓷般的俊脸透出一丝丝兴奋，嘴里念道：“我已有几百年不曾踏出东海，不知道如今外面是什么样子？陆地上的人还是男耕女织、男欢女爱吗？”

芜儿喉咙一哽，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噎住——男欢女爱？他曾经跑出去看陆地上的人男欢女爱？

“我记得有一年……多少年前我忘记了，我偷跑出龙宫，偷偷去了人界，游荡了一圈。”龙朔凑过来，神秘兮兮地对她道，“原来人界的人晚上都做古怪的事，四肢纠缠，身体相叠，据说那叫男欢女爱。”

芜儿喉头咕隆一声，哽在那儿的口水猛咽了下去。这人比她还单纯……他该不会从出生就住在这晶光闪闪的龙宫，极少出去见识？

“走吧，我送你回霁月山。”他一脸兴奋，握住她的手就走。

“等等，”芜儿扯住他，半哄半诱地道，“去霁月山之前，我们先去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，那里很美，你一定从未见过。”

“哦？有多美？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”他虽性纯，却不蠢钝，问道，“万一路上遇见妖邪，丢失神器怎么办？”

“不是有你保护我吗？我们小心一点，不被人发现就行了。”芜儿算着时间，绯哥哥即将恢复人形，她不能带着他回霁月山，师父必定容不下一只妖。她必须把绯哥哥送回纵情谷，再设结界护他，才能安心离开。

“好，其实我也想沿途多看一看风景。”龙朔答应得爽快，随手招来一只大

乌龟，“芜儿姑娘，来，我们上岸。”

龟背滑腻，两人一前一后坐上，芜儿攀着龙朔的衣领，耳中突然灌入哗啦啦的水声，已破水冲上海面。

海岸沙滩延绵百里，空旷无人，阳光照着细沙，折射贝壳的微光，仿佛沙底藏着细碎的金子。龙朔踩上海滩，一步一步，走得缓慢而仔细，像是在体会走在实地上的感觉，又像是脚下嵌着石块，无法快步行走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芜儿见他姿态怪异，扶住他手臂，疑道，“你的脚有伤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笑嘻嘻的，在沙滩坐下来，掬起一把沙子，看着银白细沙透过指缝漏下，边答道，“我们龙族从来都生活在水中，在陆地上走路脚心就会剧痛，我曾听我父王说，若和人界女子结合，便能如常行走在陆地上。”

“那洛菁菁呢？”

“辈分上她虽是我侄女，但非近亲，她是水族海鱼王和凡人结合所生之女，一半凡胎。”

“既然你不便赶路，我腾云带你。”芜儿拈诀引来一朵祥云，很好意地请他共乘。

谁知龙朔哼了哼，不理睬她伸出的手，就地一滚，飞升腾起，化作一条金龙冲上高空。芜儿追上，他犹如与她嬉戏，摆尾横扫她座下的白云，云层顿时颤了颤。芜儿初学腾云术，倒头往下栽，惊险万分地直线坠落。他嗖嗖飞去，以龙身背负起她，哈哈大笑，“还是我带你吧。”

芜儿骑在龙身，双手捉住他的犄角，倒也觉得新奇，发号施令给他指路，“往这边，对，然后再拐这个方向。”

位于高空，视野开阔，俯瞰大地，恰经嵩山的上空，远远望见黑烟滚滚，山头火势熊熊，以燎原之态迅速蔓延。

“那边出了什么大事？”龙朔凌空顿了顿，眼力极佳，可视万里，忽然惊道：“魔兵围剿修仙派。”

他猛然俯冲而下，盘旋在嵩山之上，就近查看。

芜儿心中一震，本能地隐去身形，低声道：“我看见大魔头了，快走。”

山巅一座寺庙如奇石兀立，火苗烧得四周树木焦黑一片，红光冲天，浓烟刺鼻。两帮人马打斗激烈，兵刃相交的金属碰撞声不绝于耳，不断有残肢断落，鲜血飞溅。在血腥而狼藉的寺庙前，一个墨衣男子沉寂伫立，在这修罗场般的杀戮之地仿佛凝成孤傲的雕像。

玄铁重剑悬在他的腰侧，未曾出鞘，区区嵩山派还不值得他亲自大开杀戒。墨黑衣袂被风势掠动，翻飞勾起肃杀的弧度，他蓦然抬头，目光如锋利的冰凌，径直刺向空中某处。

芜儿下意识一缩，而后想到自己已经隐身，才坐直身子，大胆地望去。大魔头的目光明明落在龙王身上，她却觉得直冲她而来。捉牢犄角，她对龙朔悄声道：“那是魔君墨隼，我不是他敌手，我们速速撤离。”

龙腾于空中，龙身发出灿灿光芒，嵩山上方的天空被他的金光染亮，像是天现奇妙的异象。山巅混战的人群中突有一人惊喜大叫，童稚的嗓音在沸鼎喧嚣中显得格外的清脆。

“神仙，有神仙来救我们了。”

芜儿听那声音耳熟，眯眸扫视下方，看见一个小男孩仰头望天，欣喜若狂。神奇的是，魔人兵器凶猛砍下，落在小男孩身上却砰然弹飞，竟半点入不了他的身。

“咦？”龙朔低空盘旋，奇道，“那孩子……很特别。”

芜儿环顾一圈，发现蜀山众弟子都来嵩山支援，连继任掌门林维也来了。

忽听底下暴起一声怒喝，“蜀山弟子们，上！我们和魔人拼了！为蜀山惨死的同门们报仇！”

林维和众弟子身陷魔兵的包围，他身上伤痕累累，但毫不退却，双目怒火腾腾，已是杀红了眼。芜儿心中一叹，她当时留书传位，是看重林维为人稳重，没想到他还是个铁血汉子。蜀山一脉已经没落，这次他们支援同道，只怕会彻底灭门。如果大魔头不在这里，她还能现身迎战，可是现在这形势她毫无胜算，去了也只是白白送死。

这些思虑在脑中闪过，仅一眨眼间，下面又多了几具和尚尸体。嵩山全是皈依佛门的弟子，原是最心善最无争的门派，如今遭逢大劫，眼见无法抵抗，他们便团团围坐，在寺庙前围成大圈，拈佛珠念经，竟是我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祥和神态。

那叫天生的小男孩急得直跳脚，喊道：“你们起来啊。难道你们甘愿被魔人活活烧死吗？”

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阿弥陀佛……”一名老和尚低声念着，闭目端坐，稳如磐石。

男孩哪里听得懂佛偈，急得不行，举剑冲了出去，嘭一声就被魔兵踹到角落。他趴在地上愤怒极了，口中叫着，“仙子掌门！仙子掌门！你快来杀了这些

妖魔！”

芫儿一怔，忆起这孩子天赋异禀，能够看穿她的隐身术。她正迟疑，忽见默立寺庙前石阶上的那人勾起薄唇，冷冷开口，“只要交出霞光佛珠，本尊便饶你们不死。”

芫儿这才看清，大魔头容貌有些不同，似乎大了几岁，已非少年郎的模样，变成英挺的年轻男子——莫非他已夺昆仑的八卦神器而三魄归体？

“阿弥陀佛，施主满心戾气，杀孽深重，愿我佛慈悲，来日救赎施主脱离苦海。”那名老和尚没有睁眼，平静说道，“老衲无能，保不住嵩山，施主要杀要闹，悉听尊便。至于霞光佛珠，是天赐圣物，老衲今生怕是无缘一睹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们上西天见佛祖。”墨隼面色无波，散漫地抬起一手，掌心魔光闪耀，墨玉之黑上镀着一层金芒。

芫儿心呼事坏，大魔头的魔光比之前更炫目，必定是弑神功更进一层。

她待要出手拦截他的攻势，龙身突然一晃，急冲而下，龙朔化回人形，站立在和尚圈当中。

他肤色极白，经火光一照更显病弱，像是长年不见阳光的苍白病态。魔光破风朝他击来，他静立不动，背后却绽起纯金色的光，宛如金刚罩，护他周全。

墨隼猛然收手，眯了眯异色眸子，沉声道：“想不到嵩山派竟能请得动不问世事的东海龙王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龙朔谦和一笑，有礼而又诚实地回道，“并非嵩山请我前来，是我自己路过而已。”

“好一个路过。”墨隼淡笑，笑意冰冷，“看龙王殿下的意思是要维护这帮和尚了？”

“魔君想要的只是霞光佛珠，又何必枉伤人命？”龙朔回头，对先前说话的那名老和尚温言劝道：“方丈，人命关天，不如就把佛珠给他，身外物罢了。”

芫儿静悄悄躲在一旁，听他这么说，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难怪他肯让她带走赤龙剑，原来在他心目中这些东西只不过是“身外物”罢了。

“这怎么行！”忽然冒出一道稚气声音，义愤填膺地道，“妖魔为祸天下，如果我们不战而降，还送上神器，岂不是助纣为虐？”

“话虽不错，但你们死光之后，魔君火烧寺庙，夷平嵩山，迟早会找到佛珠，这又何必呢？”龙朔俨然是个和事佬，完全没有要出手打架的意思，他转头看向方丈，问了一句，“您觉得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老和尚缓缓睁开眼，目光平和而宁静，“施主心有佛性，怜悯生灵，实属难得。不过霞光佛珠虽在嵩山，但老衲也不知究竟在何处。”

“那么留你也无用。”墨隼插言，语声森冷，一簇魔光幻化成冰刃，飞射而出。

他这一击来得突然，龙朔想要阻止已迟，眼看冰刃刺向老和尚的胸口，一抹银光乍亮，只听叮当一声，冰刃落地，消隐无形。

“呵。”墨隼轻轻一笑，唇角勾起凉薄的弯度，“你果然来了。”

芜儿现出身形，纤长玉立，面覆白纱，只露出一双灵气的明眸。她不冷不热地回答道：“我身上有你的气息，早知瞒不过你。你这个凶残魔头，连和尚都杀，将来一定下十八层地狱，深受炼狱煎熬。”

“只怕琅琊的冥界不敢收我。”墨隼冷笑，余光扫了龙朔一眼，“你找了援兵，以为这样就能拯救嵩山？”

“方丈都说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霞光佛珠在哪，你杀了他们也没有用。”芜儿冷静道，“你已经占尽上风，只管搜山找神器就是，何必多造杀孽。”

龙朔听到此言，很是认同地点头，“芜儿姑娘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他一步步很慢地走到她身边，赞赏地看着她。

芜儿没空理他，再道：“只要你不再杀人，我和龙王可以不插手。”

“你叫我别杀，我偏要杀。”墨隼半眯着眼，冷冷看她，未见他手动，却有一柄匕首凭空飞出，直刺离他最近的一名和尚。

“不要！”惊叫声骤起，伴着稚嫩嗓音，一个小小人儿飞身扑了过去，挡在那个和尚身前。

魔气所幻化的匕首刺入小男孩的后背，穿透他的身体，从他的胸前射了出去。

“小天！”芜儿身影急掠，一把抱起小男孩。

凶器横穿躯体，她本以为小男孩必死无疑，岂料他在她怀中眨了眨眼，迷糊问道：“仙子掌门，我死了吗？”

芜儿将他放下，细细检查一番，发觉他胸前背后连伤口都没有，居然是丝毫无恙。

龙朔挨近，唔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孩子天生仙骨，应该是天界的灵物投胎凡间。”

“灵物？”芜儿和小男孩同时出声。

“也许是块仙石，也许是株仙草，诸如此类的吧。”龙朔摸摸小男孩的脑